

新
唐
書

三
三
三

錢崔二韋二高馮三李盧封鄭敬列傳第一百二唐書二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讀李商書韓愈集賢齋撰序奉

敕撰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靈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廩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蔡檄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驕蹇會衍病亟徽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它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庶子出號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

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劔南西川入辭即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訐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號之治不及知況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大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

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可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珣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舍人搏得罪珣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聶儒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大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

新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羈州能屬文母訓諭稍厲
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讓責韋臯鎮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
裴況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況嘗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
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
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眉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
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爲翰林學士是時李
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將防皆謫去學士與人人爭薦丞相所善
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
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柰何答曰
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
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卽志召叛詔李聽
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
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志召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

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没予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高鉞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錯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脩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鉞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興倉卒鉞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擘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鉞少孤窶介然無黨援以致

宦達諸弟皆檢慮友愛爲搢紳景重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
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
不能裁旣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
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
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仙棠字文
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銖字權仲旣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
府入遷監察御史大和時擢累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
士銖率諫官伏閣言訓素行儉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遣使者諭
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菴繇未息鄭
注權震赫人情危駭旣銖等弗見省羣臣失色明年訓當國
出銖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
戶部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慤慤見曰故事禮院不關白
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隳舊典銖歎曰吾
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

錯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錯爲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子湘字濬之擢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旣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爲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發州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爲軍中胥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力驅

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外則彊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勲赦愴臯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以表聞遂授愴留後宿不樂佐愴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愴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謚宿謂世勞不可遺乃上佳謚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准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從鄧山南東道爲王廷湊所圍以宿摠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歷三部刑部三侍郎脩格後敕三篇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邪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壤民廬舍宿脩利防庸二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脩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

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寬爲起居郎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鄴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號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沒庫錢御史鞠治無狀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閒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惴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曰欲

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審字退思開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終祕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論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茹土爵祿侈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論是觀古者將葬請論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論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誅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論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暮居外廿骨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

諡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寶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冲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脩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氏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諡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救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

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雍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旣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

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
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
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
除卽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
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逢吉詭不校翱恚
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
疫逋捐係路亡藉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
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
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州翱盛言其才者得罪
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
卒翱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並弟進
士歷佐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寶曆中黎幹子
曄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

恩誅貲田皆沒大曆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惛安得冒
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
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
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
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簡能見鄭注傳
其子知猷字子謩中進士第登宏辭補祕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
劍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爲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
書舍人朱玫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脩撰歷
太常卿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
尉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爲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贈麗子文度亦
貴顯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充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副
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詔弘止
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罪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

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
邢洺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
練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即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
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弘止使判
官司空輿檢鉤釐正條上新法即表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
度賴之踰年出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沓銀刀軍
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
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灌有美
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
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
彥佐爲招討使各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
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
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

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苑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方柳璨斷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表爲節度副使太原府子亭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人美其有禮嗣業子文紀後貴顯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舉元裕坐出餞貶閬州